

基于情感共现结构的汉语基本颜色词情感类型研究

——以“红”“白”“黑”为例

李仑营

延世大学中国研究院, 韩国 首尔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1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1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26日

摘要

本文旨在揭示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情感类型的形成机制, 比较“红”“白”“黑”在情感共现结构上的差异。基于BCC语料库, 本文在±4词共现窗口内提取核心情感共现词, 并结合情感平衡指数(Valence Index)与核心区域中心性分析, 对三种颜色词的情感结构进行比较。研究发现, 颜色词的情感意义并非源于色彩知觉本身, 而是在长期语言使用中通过稳定的情感共现结构逐步建构而成。“红”表现为以正向评价为中心、负向资源情境性补充的正向偏向双重结构; “白”表现为正负评价轴并存且相对独立的对称双重结构; “黑”则表现为负向资源持续占据核心区域、正向资源从属的负向支配结构。尽管“白”与“黑”在情感极性数值上较为接近, 但其结构组织方式存在明显差异。基于此, 本文提出情感共现结构三分模型, 即正向偏向双重结构型、对称性双重结构型与负向支配结构型。该模型突破了单纯依赖情感比例统计的分析路径, 有助于从核心共现区域的中心性分布与意义功能组织角度解释颜色词情感类型差异。

关键词

颜色词, 情感共现, 共现结构, 情感平衡指数, 语料库语言学

A Corpus-Based Analysis of the Affective Types of Basic Chinese Color Terms

—Evidence from the Emotional Collocational Structures of “Hong”, “Bai”, and “Hei”

Lunying Li

Yonsei Institute for Sinology, Korea, Seoul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reveal the formation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affective types of basic Chinese color terms and to compare the affective collocational structures of hong (red), bai (white), and hei (black). Based on the BCC corpus, the study extracts core emotional collocates within a ± 4 -word window and compares the affective structures of the three color terms by combining the Valence Index with an analysis of core-zone centrality.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emotional meanings of color terms do not derive from perceptual color properties themselves, but are gradually constructed through stable affective collocational structures in actual language use. Hong exhibits a positively biased ambivalent structure in which positive evaluations occupy the center while negative resources function as contextual supplements. Bai displays a symmetrical ambivalent structure in whic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valuative axes coexist relatively independently. Hei, by contrast, shows a negative-dominant structure in which negative resources continuously occupy the core zone while positive resources remain subordinate. Although bai and hei display relatively similar valence scores, their structural organizations differ substantially.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study proposes a three-part model of affective collocational structure: the positively biased ambivalent type, the symmetrical ambivalent type, and the negative-dominant type. This model moves beyond approaches that rely solely on proportional distributions of emotional polarity and provides a structural explanation of color-term affective types in terms of the centrality distribution of core collocate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evaluative functions.

Keywords

Color Terms, Affective Collocation, Collocational Structure, Valence Index, Corpus Linguistic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颜色词作为语言中的基本词汇，不仅指称客观色彩，还在社会使用过程中逐渐承担情感评价功能。基本颜色词具有认知基础，而在具体语言中，其意义扩展深受文化语境影响[1]。在现代汉语中，“红”“白”“黑”等高频颜色词已广泛参与价值判断与态度表达[2]。

关于颜色词情感意义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其一，多停留于概念阐释与个案分析，缺乏基于统一标准的多颜色词比较；其二，较少依托大规模语料，从稳定共现结构角度解释颜色词情感意义的形成机制；其三，情感类型判定往往依赖正负比例统计，忽视了核心共现区域中不同情感资源的中心性分布及意义功能组织方式。

语料库语言学强调“意义即使用”[3]，认为词语的评价倾向可通过稳定共现模式加以揭示[4]。因此，颜色词的情感意义不应仅被理解为固定的文化象征，而应被视为在长期语言使用中逐步形成的结构性结果。基于此，本文依托 BCC 语料库，在统一共现窗口与情感判定标准下，对“红”“白”“黑”进行结构性比较分析，重点探讨：1) 三种颜色词在情感共现结构上的差异；2) 情感平衡指数在类型解释中的作用；3) 核心共现区域的中心性分布与意义功能组织在情感类型判定中的地位。

本文试图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即:当不同颜色词具有相近的情感极性比例时,其情感类型是否仍然相同。研究认为,颜色词的情感类型并不完全取决于正负比例,而更多取决于核心共现区域的结构组织方式。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提出情感共现结构三分模型,以期从结构层面揭示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情感类型的形成机制。

2. 前人研究综述

2.1. 颜色词情感研究现状

颜色词作为基本词汇类别,其语义扩展长期受到文化与认知因素的影响。基本颜色词具有跨语言认知基础,而在具体语言系统中,其意义演变往往嵌入社会文化语境。汉语研究多从文化象征与历时演变角度探讨颜色词的情感内涵,如五色体系与伦理秩序的关联[5],以及“红”“黑”等词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象征意义转向[6][7]。

在情感语义研究方面,相关成果多集中于情绪映射或评价功能分析。例如,实验研究验证“红-积极”“黑-消极”的情绪联结[8],评价理论则强调态度资源在语篇中的实现机制[9][10]。国内学者亦从语料分布角度讨论评价资源在汉语中的实现方式[2][11]。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揭示了颜色词情感意义的文化来源与认知基础,但仍存在不足:其一,缺乏在统一标准下对多个基本颜色词进行结构性比较;其二,较少从共现结构层面解释情感比例差异;其三,情感类型判定多依赖比例统计,忽视核心共现区域的中心性分布及意义功能组织。

2.2. 共现结构理论与本文研究定位

语料库语言学强调“意义即使用”[3],认为词语意义可通过稳定共现模式加以揭示。共现结构能够反映词汇潜在的评价取向[4];词汇启动理论则说明词语在长期使用中形成特定语境偏好[12]。

词汇启动理论指出,词语会在长期重复使用过程中不断与特定语义环境和评价资源发生稳定共现,从而在语言使用者的认知中形成相对稳定的“启动”倾向(priming)。这种启动不仅影响词语的搭配预期,也会逐渐影响使用者对词语情感意义的理解与接受。例如,“黑”长期与“危险”“犯罪”“黑暗”等负向评价资源发生稳定共现,容易在认知层面形成负向情感预期;而“红”则更多与“成功”“热烈”“繁荣”等正向资源结合,从而形成积极评价倾向。因此,颜色词的情感类型并非源于颜色本身,而是在长期语言使用中通过稳定共现结构逐渐形成的认知结果。

尽管语料库方法已被应用于汉语词汇语义与评价研究[2][13],但将共现结构系统用于颜色词情感类型划分的研究仍较有限。尤其在情感平衡指数与核心共现区域中心性之间的关系方面,尚未形成明确的结构模型。

与评价系统理论主要关注态度资源在语篇中的功能实现不同,本文更强调评价资源之间在长期语言使用中的结构组织方式。也就是说,本文不仅关注“是否存在积极或消极评价”,而更关注不同评价资源如何在核心共现区域中形成稳定的结构关系。因此,本文提出的情感共现结构模型,实际上是对评价意义形成机制的一种结构性解释。

基于此,本文在统一共现窗口与判定标准下,对“红”“白”“黑”进行结构性比较,并构建情感共现结构三分模型,以期在比例统计之外,从结构组织层面解释颜色词情感类型的差异。

3. 研究资料与方法

3.1. 语料来源与样本构成

本文以北京语言大学 BCC 语料库为数据来源。BCC 语料库由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中心建设,涵盖文学、报刊、网络、微博等多种现代汉语语料,规模达数十亿字,时间跨度主要覆盖 20 世纪末以来的现

代汉语使用情况，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与可比性。本文主要选取文学与报刊子语料，以保证体裁差异分析的可操作性。为控制体裁因素对情感分布的影响，本文分别从文学与报刊语料中抽取“红”“白”“黑”各300例，共计1800条样本。

考虑到语类差异可能影响评价意义的分布[13]，本文采用体裁均衡抽样策略。在样本筛选过程中，剔除专名、固定术语及非颜色义用法，以保证语义一致性。

3.2. 共现窗口的设定与理论依据

共现窗口的设定直接关系到结构分析的有效性。词语意义通常通过局部共现模式得以呈现，常用窗口范围为 ± 3 至 ± 5 词[3][4]。

基于上述理论，本文将共现窗口设定为目标词前后 ± 4 词。该范围既能覆盖直接评价关系，又可避免跨句噪音干扰，在覆盖度与准确度之间取得相对平衡。

3.3. 情感共现词的提取与极性判定

在共现窗口内提取全部共现词后，首先进行情感极性分类。情感极性分为正向、负向与中性三类。极性判定结合现代汉语情感词典资源，并依据具体语境进行人工语义校核，以减少机械分类带来的误差。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情感极性判定的对象并非颜色词本身，而是其共现窗口内出现的情感共现词。极性分类主要依据共现词在具体语境中的评价功能，而非颜色词固有的文化联想。例如，“胜利”“繁荣”“热烈”等表达积极评价或社会认同意义的共现词归为正向；“危险”“犯罪”“失败”等具有消极评价或警示功能的共现词归为负向；而仅承担客观描述功能、未体现明确情感态度的词语，则归为中性。评价意义研究表明，态度资源往往通过稳定共现模式得以实现[9]。因此，本研究不仅关注共现词的数量分布，更重视其在语境中的评价功能。

对于边界性案例，本文采取“语境优先”的判定原则。部分共现词虽然在词典意义上具有一定褒贬倾向，但在具体语境中可能发生评价方向变化，因此需结合上下文进行人工语义核查。例如，某些原本带有负向意义的词语，在“摆脱危机”“战胜困难”等语境中可能承担积极结果评价功能；反之，部分带有正向色彩的词语，在讽刺、反讽或失败语境中也可能呈现负向评价。此外，对于专名、地名、品牌名、民族名称等颜色义明显弱化的用法，以及不承担明确评价功能的固定搭配，则统一归为中性，不纳入情感极性统计范围。

评价意义研究表明，态度资源往往通过稳定共现模式得以实现。因此，本研究不仅关注共现词的数量分布，更重视其在语境中的评价功能。

1. 情感极性分类标准

为保证情感极性判定的客观性与一致性，本文制定如下极性分类标准，见表1。

Table 1.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and representative examples of emotional collocates

表 1. 情感共现词极性分类标准及代表性示例

| 情感极性 | 判定标准 | 代表性共现词 |
|-------|--|----------------|
| 正向(+) | 表示成功、庆祝、积极评价、社会认同、发展提升等正面情绪或价值判断，具有肯定性评价功能 | 喜庆、成功、顺利、热烈、繁荣 |
| 负向(-) | 表示失败、危险、犯罪、死亡、衰退、否定评价等负面情绪或价值判断，具有消极或警示性功能 | 危险、犯罪、失败、赤字 |
| 中性(0) | 仅承担客观描述或指称功能，不涉及明确情绪态度或价值判断 | 颜色、程度、名称、地区、品牌 |

2. 情感极性比例与情感平衡指数

为量化不同颜色词的情感偏向程度，本文对其正负情感共现结构进行比例与指数测算。

设颜色词 C 的正向情感共现频次为 Pos_C ，负向情感共现频次为 Neg_C 。则其正向比例与负向比例分别定义为：

$$PosRate_C = \frac{Pos_C}{Pos_C + Neg_C}$$

$$NegRate_C = \frac{Neg_C}{Pos_C + Neg_C}$$

在此基础上，构建情感平衡指数(Valence Index)如下：

$$ValenceIndex_C = \frac{Pos_C - Neg_C}{Pos_C + Neg_C}$$

该指数取值范围为-1至+1。当指数趋近+1时，表示正向情感共现占绝对优势；当指数趋近-1时，表示负向情感共现占绝对优势；当指数接近0时，则表明正负情感结构相对均衡。

需要强调的是，情感平衡指数仅用于量化情感偏向强度，并不单独决定情感类型的归属。情感类型的最终判定仍需结合共现结构的中心性分布与意义功能组织方式进行综合判断。

4. 情感类型判定模型

为保证分析框架的可操作性与可复制性，本文在共现提取与情感极性判定的基础上，构建情感类型判定模型，并通过程序化步骤加以实施。

判定程序包括以下环节：

- 1) 提取设定共现窗口(± 4 词)内的全部共现词；
- 2) 对共现词进行情感极性分类与语义核查；
- 3) 依据频率与功能稳定性筛选核心情感共现词，构建核心共现区域；
- 4) 分析不同极性资源在核心区域中的中心性分布；
- 5) 结合意义功能的组织方式，判定其结构类型。

(1) 核心情感共现区域的界定

为避免“核心”概念的主观性，本文对“核心情感共现词”设立明确标准：

- 1) 在 ± 4 窗口内重复出现不少于2次；
- 2) 在不同语境中保持相对稳定的情感极性；
- 3) 在语义层面承担明确评价功能；
- 4) 经人工语义核查排除偶然性搭配。

满足上述条件的共现词被纳入“核心共现区域(core collocational zone)”。该区域反映目标词在实际语言使用中的情感组织中心[4]。

(2) 情感平衡指数的辅助测算

为量化不同颜色词的情感偏向程度，本文采用情感平衡指数(Valence Index, VI)进行测算：

$$VI = \frac{P - N}{P + N}$$

其中， P 为正向情感共现词数量， N 为负向情感共现词数量，中性项不纳入计算。该指数取值范围为-1至+1。数值越接近0，表示情感结构趋于平衡；绝对值越大，则偏向程度越强。

需要强调的是, Valence Index 仅作为情感偏向强度的量化指标, 并不单独决定情感类型的归属。评价意义的形成依赖于结构组织方式, 而非单纯数量累积[10]。

(3) 情感类型的结构判定

在类型划分层面:

- 当正负情感共现词均进入核心区域, 并形成相对独立的评价轴时, 判定为“双重结构型”;
- 当某一极性持续占据核心区域, 并在结构上对另一极性形成压制或从属关系时, 则判定为“支配型结构”。

本模型在理论上综合共现结构理论[3] [4]与评价意义研究[9] [10], 在方法上通过明确步骤规范判定路径, 从而在理论解释力与操作可行性之间取得平衡。该模型不仅适用于颜色词情感结构分析, 也可推广至其他评价性词汇或语义场域的结构研究。

5. 研究结果与分析

5.1. 基本颜色词情感共现结构的整体分布

基于 BCC 语料库统计结果, 三种基本颜色词均与正负情感共现词发生结合, 说明其情感意义并非固定属性, 而是在具体语境中通过共现结构得以建构。

比例分布显示显著差异: “红”正向比例为 70.73%, 呈明显正向偏向; “黑”负向比例为 73.33%, 负向占优; “白”虽负向比例达 70%, 但正向资源亦稳定进入核心区域。

本文所称“双向结合”并非指数值对称, 而是指不同极性资源在核心共现区域中反复共存并承担功能, 见表 2。

Table 2. Polarity distribution of emotional collocates of basic color terms (total)

表 2. 基本颜色词核心情感共现类别极性分布(总计)

| 颜色词 | 情感共现词总数 | 正向 | 负向 | 正向比例(%) | 负向比例(%) |
|-----|---------|----|----|---------|---------|
| 红 | 41 | 29 | 12 | 70.73 | 29.27 |
| 白 | 30 | 9 | 21 | 30 | 70 |
| 黑 | 60 | 16 | 44 | 26.67 | 73.33 |

比例差异为后续类型判定提供量化基础, 但并不直接决定结构类型。

5.2. 个别颜色词的情感语义结构比较

1. “红”的情感语义结构

“红”核心情感共现词共 41 项, 其中正向 29 项(70.73%), 负向 12 项(29.27%), Valence Index 为 0.415, 呈显著正向偏向, 见表 3。

Table 3. Frequency and polarity distribution of core emotional collocates of “Hong” (Red)

表 3. “红”的核心情感共现词频次与极性分布

| 颜色词 | 情感共现词总数 | 正向 | 负向 | 正向比例(%) | 负向比例(%) | Valence Index |
|-----|---------|----|----|---------|---------|---------------|
| 红 | 41 | 29 | 12 | 70.73 | 29.27 | 0.415 |

从意义功能看, “红”的核心区域围绕以下评价轴展开:

- 成果达成与社会成功(胜利、致富)
- 过程顺畅(顺利)
- 群体积极情绪(热烈)
- 价值肯定(宝贵)

上述资源稳定进入核心区域,构成持续性的正向评价轴。负向共现词如“死亡”“失败”“危机”等虽出现,但多为特定语境中的事件性表达,未形成独立负向评价轴。

因此,“红”呈现正向资源占据中心、负向资源情境性补充的结构格局,属于正向偏向双重结构型。

2. “白”的情感语义结构

“白”核心情感共现词共 30 项,其中正向 9 项(30%),负向 21 项(70%),Valence Index 为-0.4,见表 4。

Table 4. Frequency and polarity distribution of core emotional collocates of “Bai” (White)

表 4. “白”的核心情感共现词频次与极性分布

| 颜色词 | 情感共现词总数 | 正向 | 负向 | 正向比例(%) | 负向比例(%) | Valence Index |
|-----|---------|----|----|---------|---------|---------------|
| 白 | 30 | 9 | 21 | 30 | 70 | -0.4 |

从功能组织看,其正向资源主要围绕“成就-正当性-公共认可”展开;负向资源则集中于“终结-风险-结构性问题”语义场。

两类资源均进入核心区域,并分别形成独立评价轴。负向虽占比例优势,但未对正向资源形成结构压制。

因此,“白”呈现双轴并存结构,应归类为对称性双重结构型,而非支配型结构。

3. “黑”的情感语义结构

“黑”核心情感共现词共 60 项,其中负向 44 项(73.33%),Valence Index 为-0.467,为三者中偏向最强,见表 5。

Table 5. Frequency and polarity distribution of core emotional collocates of “Hei” (Black)

表 5. “黑”的核心情感共现词频次与极性分布

| 颜色词 | 情感共现词总数 | 正向 | 负向 | 正向比例(%) | 负向比例(%) | Valence Index |
|-----|---------|----|----|---------|---------|---------------|
| 黑 | 60 | 16 | 44 | 26.67 | 73.33 | -0.467 |

其核心区域集中出现“犯罪”“阴谋”“罪恶”“黑暗”等高频词,形成稳定负向语义场。其中“黑暗”具有情境框架构建功能,强化负向中心。

正向词如“成功”“胜利”等多出现在“摆脱黑暗”等语境中,属于结果性评价,未形成独立评价轴。

因此,“黑”表现为负向资源持续占据核心区域、正向从属的结构格局,应归类为负向支配型结构。

5.3. 情感类型的比较与归纳

尽管“白”(-0.4)与“黑”(-0.467)Valence Index 数值接近,但结构类型明显不同,说明情感比例并非决定因素,核心共现区域的中心性分布更具解释力。

三类结构可归纳如下,见表 6:

- “红”：正向资源居核心，负向情境性补充——正向偏向双重结构型
- “白”：正负评价轴并存且独立——对称性双重结构型
- “黑”：负向持续占据核心，正向从属——负向支配型

Table 6. Summary of the affective types of basic Chinese color terms in modern Chinese
表 6. 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情感类型归纳

| 颜色词 | 核心结构特征 | 情感类型判断 |
|-----|-----------------|-----------|
| 红 | 正向评价为主轴，负向情境性补充 | 正向偏向双重结构型 |
| 白 | 正负评价轴并存且相对独立 | 对称性双重结构型 |
| 黑 | 负向占据结构中心，正向从属 | 负向支配型结构 |

1. 情感类型判定标准的操作化

情感类型划分依据核心共现区域占据情况与意义功能组织方式：

- 若正负资源均进入核心区域并形成独立评价轴 → 双重结构型
- 若某一极性持续占据核心区域并压制另一极性 → 支配型结构

Valence Index 仅反映偏向程度，不单独决定类型，见表 7。

Table 7. Criteria for affective type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collocational structure

表 7. 基于情感共现结构的类型判定标准

| 判别维度 | 双重结构型(Ambivalent Type) | 支配型结构(Dominant Type) |
|------------------|------------------------|----------------------|
| 共现分布结构 | 正负情感共现词均进入核心区域 | 某一极性持续占据核心区域 |
| 核心词位分布 | 正负共现词均具中心性 | 一方居中心，另一方边缘化 |
| 意义功能组织 | 构成相对独立评价轴(并列结构) | 构成层级从属关系(支配结构) |
| Valence Index 作用 | 仅反映偏向程度，不决定类型 | 绝对值较大，辅助指示支配方向 |
| 结构特征 | 情感资源并列共存 | 单一情感资源形成组织中心 |
| 最终判定依据 | 结构共存与功能独立 | 结构中心性与功能从属 |

2. 代表性语料的类型验证

代表性语料验证显示：

“红”以正向评价为中心；“白”呈双轴并存；“黑”形成负向支配结构，见表 8。

Table 8. Corpus-based validation of affective types of color terms

表 8. 颜色词情感类型的语料验证

| 颜色词 | 情感类型 | 例句 | 功能说明 |
|-----|-----------|------------------------|---------------|
| 红 | 正向偏向双重结构型 | 企业经营呈现红红火火的发展态势 | 正向评价直接构成结构中心 |
| 红 | 正向偏向双重结构型 | 企业发展一度红得过快，也随之暴露出不少问题。 | 正向为主轴，负向情境性补充 |
| 白 | 对称性双重结构型 | 该项目过程公开透明，是一次清白而正当的成功。 | 正向合法性评价轴 |

续表

| | | | |
|---|----------|---------------------------|-------------|
| 白 | 对称性双重结构型 | 事故发生后，现场一片白茫茫的寂静，最终以悲剧收场。 | 负向终结评价轴 |
| 黑 | 负向支配型 | 该案件涉及严重的黑市交易。 | 负向构成结构中心 |
| 黑 | 负向支配型 | 在整治违法行为的行动中，警方最终取得了胜利。 | 正向作为结果性从属评价 |

3. 体裁因素的影响

体裁分析表明，“红”在文学语料中偏负向，在报刊语料中显著转为正向；“白”“黑”虽强度不同，但结构类型保持稳定。体裁影响偏向强度，但未改变结构组织方式，见表9。

Table 9. Polarity distribution of core emotional collocates across different genres

表 9. 不同体裁中核心情感共现词极性分布

| 颜色词 | 体裁 | 正向 | 负向 | PosRate (%) | NegRate (%) | Valence Index |
|-----|----|----|----|-------------|-------------|---------------|
| 红 | 文学 | 1 | 4 | 20% | 80% | -0.6 |
| 红 | 报刊 | 28 | 8 | 77.78% | 22.22% | 0.556 |
| 白 | 文学 | 2 | 3 | 40% | 60% | -0.2 |
| 白 | 报刊 | 7 | 18 | 28% | 72% | -0.44 |
| 黑 | 文学 | 2 | 8 | 20% | 80% | -0.6 |
| 黑 | 报刊 | 14 | 36 | 28% | 72% | -0.44 |

“红”在不同体裁中的情感偏向差异最为明显。在文学语料中，“红”往往与“鲜血”“红眼”“红尘”等意象结合，容易出现在死亡、欲望、冲突、悲剧等语境中，因此负向比例较高。相较之下，在报刊语料中，“红”更多与“红火”“红利”“走红”等表达结合，常用于经济发展、社会成就、公共传播与集体表达等语境，因此呈现显著的正向偏向。

“白”的体裁差异相对较弱。在文学语料中，“白”常与“空白”“苍白”“白茫茫”等表达结合，容易指向空无、终结、悲凉等意义；而在报刊语料中，“白”则更多出现在“清白”“白名单”“公开透明”等语境中，具有合法性、正当性和规范性评价功能。因此，“白”虽然整体偏负向，但其正负评价轴在不同体裁中始终保持并存状态。

“黑”在两种体裁中均表现出较强的负向偏向，说明其负向结构具有较高稳定性。在文学语料中，“黑”往往与“黑暗”“绝望”“死亡”等情绪性表达结合，强化压抑与恐惧氛围；在报刊语料中，则更多与“黑交易”“违法”等社会评价性表达结合，体现对非法、危险与失序现象的否定态度。虽然具体共现词有所不同，但其负向核心结构并未发生明显变化。

总体而言，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的情感意义并非源于物理色彩属性，而是在共现结构中形成的关系性意义。“红”呈正向中心结构，“白”为双轴并存结构，“黑”为负向支配结构。颜色词情感研究应从极性比例统计转向共现结构组织层面的类型分析。

6. 结论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基于 BCC 语料库，对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红”“白”“黑”的情感语义结构进行了系统的共现分析，重点考察了不同颜色词在情感共现结构、情感平衡指数与核心区域组织方式上的差异。研究

结果表明,颜色词的情感意义并非固定于色彩知觉层面的内在属性,而是在真实语言使用中通过稳定的情感共现结构逐步建构而成,具有明显的关系性特征。“红”表现为以正向评价为中心、负向资源作为补充的正向偏向双重结构;“白”表现为正负评价轴并存且相对独立的对称双重结构;“黑”则表现为负向资源持续占据核心区域、正向资源从属的负向支配结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白”与“黑”虽然在情感平衡指数上呈现相近的负向偏向,但其结构组织方式存在本质差异。这说明,颜色词情感类型的判定不能仅依赖正负资源的数量比例,而应结合核心共现区域中不同情感资源的中心性分布及意义功能组织方式进行综合判断。本研究表明,颜色词的情感意义不仅体现为情感方向差异,更体现为评价资源在共现结构中的组织方式差异。这意味着,情感类型研究需要从单纯的极性统计进一步转向结构关系分析。

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情感共现结构三分模型,即正向偏向双重结构型、对称性双重结构型与负向支配结构型。该模型突破了既有研究主要依赖文化象征解释、隐喻认知分析或极性比例统计的路径,将颜色词情感研究由“情感方向”推进至“结构组织方式”层面。在理论上,本文将共现结构理论与评价意义研究相结合,强调颜色词情感意义并非来源于颜色本身,而是在长期语言使用中通过稳定的评价资源配置形成。在方法上,本文以统一的共现窗口、情感极性标准与核心区域分析框架,对不同颜色词进行可比较的类型判定,为后续颜色词情感研究提供了较强的可操作性。体裁分析进一步表明,文学与报刊等不同话语环境虽然会影响颜色词情感偏向的强弱,但并不会改变其核心结构类型,说明情感共现结构在动态语境中仍具有相对稳定性。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扩展至“黄”“绿”“蓝”等其他基本颜色词,以检验情感共现结构三分模型的适用范围与普遍性。同时,还可引入网络中心性、词向量、语义加权等方法,对核心共现区域的结构特征进行更细致的量化分析。在语料层面,未来可进一步扩大至网络语言、社交媒体、影视文本、口语语料等多样化语体,以考察不同媒介环境下颜色词情感结构的变化规律。此外,未来还可结合情感计算、自动化分类与语义识别技术,探索颜色词情感结构的自动判定与可视化呈现,为计算语义学、情感分析及汉语评价资源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路径。

参考文献

- [1] Berlin, B. and Kay, P. (1969) *Basic Color Terms: Their Universality and Evolu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 李红印. 现代汉语颜色词语义分析[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 [3] Sinclair, J. (2004) *Trust the Text: Language, Corpus and Discourse*.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0203594070>
- [4] Stubbs, M. (2001) *Words and Phrases: Corpus Studies of Lexical Semantics*. Blackwell.
- [5] 娄小琴. 汉语颜色词的文化象征意义研究[J]. 语言研究, 2011, 31(2): 85-92.
- [6] 王晓. “黑”的语义演变及其文化内涵[J]. 中国语文, 2016(5): 112-120.
- [7] 刘馨. 现代汉语“红”的社会语用功能研究[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20(3): 62-70.
- [8] 周静, 鲁忠义. 汉语情绪概念的颜色隐喻表征及其对颜色知觉的影响[J]. 心理学报, 2012, 44(6): 785-794.
- [9] Martin, J.R. and White, P.R.R. (2005) *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 Appraisal in English*. Palgrave Macmillan.
- [10] Hunston, S. (2011) *Corpus Approaches to Evaluation: Phraseology and Evaluative Language*. Routledge.
- [11] 胡壮麟. 评价理论与语篇分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1, 43(2): 163-173.
- [12] Hoey, M. (2005) *Lexical Priming: A New Theory of Words and Language*. Routledge.
- [13] 刘大为. 语料库方法在汉语评价研究中的应用[J]. 现代汉语研究, 2013(4): 45-53.